

著名家專濟經大六界世

機危濟經之界世

其 及

法方之救解

譯貴邦王 嶠德陳

行發代局書明黎海上

Saltar, Stamp, Keynes

Blackett, Clay, Beveridge

世界經濟之危機
及其救濟方法

陳德嶠 王邦貴 譯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發行

譯者序

科學進步，一日千里，而人類的心理與精神，則進步甚慢，遂使科學與人事首尾不相應，因而演成許多麻煩和困難。真的，目前世界所遭逢的不景氣，不是天然財源缺乏之故，也不是自然與科學所供給我們的不能滿足人類的普通需要之故，而卻是人們無力駕馭他自己所創造的文明，不會享受二十世紀的科學所給予我們的貢獻所致。換句話說，所謂不景氣，所謂恐慌，不是窮困問題，而卻是豐裕問題。因豐裕而形成恐慌，那是多麼矛盾呀！

的確，不景氣不是某處或某一國家的特有物，實是世界普遍的趨向；其起於西方的，便會影響到東方，必使整個世界都陷入於不景氣的深淵裏。

目前我們所遭逢的困難，不用說泰半是由大戰的孽根所釀成的，但大戰本身在某種觀點上却僅是一種摧殘的暴動而已。這種暴動是科學與人事的衝突的結

局，那是恐慌的開幕劇，不是恐慌的成因。

目前世界的經濟恐慌，也可說是一種貨幣恐慌。恐慌的內因是貨幣交易準則和以物價調劑生產方策毀棄之故；恐慌的外形，則以普遍的物價下跌表徵之。現金因分配不勻而漲價，遂使國際信用破產而形成財政恐慌。戰債與賠款，保護關稅政策，既足加重經濟恐慌，又能促成政治危機日益險惡化。故欲求世界和平，應先解救目前世界的經濟危機。

什麼是解救目前世界的經濟恐慌的方法？這是一個大問題，不是幾句話所能解答的，更不是輕易能夠解答的。一般所認定的解救恐慌的目前的急務則有：（一）安定物價，（二）恢復常度的購買力，（三）釐訂安定生產的方略，（四）拋棄賠款與戰債，（五）撤除關稅壁壘，（六）鼓勵新投資，（七）改善失業保險，（八）國際經濟合作等。但須注意：不景氣已普及於全世界，那末任何解救經濟恐慌的方法，必須具有世界性的。有了有效的解救的方法，還需要實施這方法的熱誠。一切方法，更須要國際協

作通力進行。任何解救世界經濟恐慌的方法，務須具備上述三個條件，若缺其一，便不能收效，那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吧。

討論世界經濟恐慌的文章，散見於中外雜誌報章者已夥，然而編輯成書者，尙屬鮮見。本書爲選集最近英國六大經濟專家之世界經濟恐慌論文而成，敘述世界經濟恐慌之成因，甚爲詳盡，所解救恐慌之方法，頗具見地。譯者之遂譯本書，早在一九三二年之夏，祇是用作演講稿，原無刊行之意。年來目睹世界經濟恐慌尙未解除，而本書所述猶不失爲中肯之談，有補時艱。特爲檢集各篇而刊行之，以供研究世界經濟恐慌者之參攷。

陳德嶠
一九三三年冬於上海

世界之經濟危機及其解救之方法目錄

譯序

第一篇	世界經濟恐慌發生的原因及其解救的方法	一
第二篇	英國的特殊困難問題	二三
第三篇	解救目前財政恐慌的方法	四三
第四篇	解救經濟恐慌的方法及今後我們所應走的途徑	五九
第五篇	救濟失業與復興實業	七五
第六篇	批評與結論	一一一

世界經濟恐慌發生的原因及其解救的方法

沙爾泰 (ARTHER SALTER)

這些演講的名稱，叫做「世界的經濟危機及其解救的方法」。不過我先要聲明一句，這裏六個作者所說的解救的方法，不一定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我們所說的只是一種建議，並不是什麼百靈機或萬應膏。實在我們也沒有一種一致的政策，有時我們對於某種政策所見不同，我們也已明白的把牠指出來，讓讀者給我們批評吧。有時我們對於某種政策所見相同，這並不是我們曾經協議的結果，祇不過是不約而同罷了。這裏的五位作者，不但是有名的經濟專家，而且他們對於商業上和財政上都有很豐富的經驗的。我實在不是一個經濟專家，不過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我曾在政府機關服務，或是擔任經濟學說的指導員，或是管理商人協作事業，我時常感覺到學說和實行常是相分裂的，這是多麼不好的一回事啊。我相信如果要解

決目前的困難，應該先把學說和實行二者切實連結起來才行。

理論家與實行家自來向着不同的路上跑，前者是純粹注重學理的，以表奇立異爲能事，因之世界的思想界就無法連結起來，而且他們過於着重學理，或固守成見，竟把事實忽略了，因之常失却真理的導線而步入迷途。後者是一味着目實利的，只顧到目前的小利而沒有遠大的眼光，因之也沒有什麼成績做出來。這二種人都是錯誤的。但是這裏的五位專家，恰都能避免這種錯誤。

我們雖然沒有一種一致的政策，可是我們的職務却已分配下來。我們担任的是世界現狀的批判和世界政策的建議；斯坦姆蒲氏（Josiah Stamp）所担任的是英國的重大問題及其特殊危難的述評；凱尼氏（J. M. Keynes）担任目前的急務之討論；勃蘭克氏（Sir Basil Blackett）担任草擬目前急需的策略以及將來的政策和工作的綱領；克雷氏（Henry Clay）担任討論失業問題；最後皮費立治氏（Sir N. H. Beveridge）則担任本論論集的結論——他把我們的相同的見解指出來，並且

來下一個評語。

現在且讓我來敘述世界的現狀吧。我們必須牢記自過去的二年半以來，世界遭遇着極度的不景氣。但在此不景氣開始之前，却把大戰時所毀壞的很迅速地恢復了，這點在我們敘述世界的現狀的時候是不能夠忽略的。巴黎經過四年的劇烈戰爭，在一九一九年時一切都是分崩擾亂狀態，當時誰也不希望有迅速復原的可能。一般人且以爲整個的經濟制度已完全破壞，我們將處在長期的擾亂社會之中。在未恢復原狀之前，至少在文化上是只有退步不見進步。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其復原之快，實在出人意料之外，雖然那或是基在不結實的基礎之上，或是有某種弱點潛藏着。自大戰結束以迄七年後的今日，全世界看來似乎已較戰前進步得多了。生產的增加量，遠在人口的增加量之上。一般的生活程度，已經提高不少。好戰的歐洲似乎稍落人後，但在戰後十年時，——一九二九——其生活程度也比一九一三年要升高許多。這確是一種驚人的事蹟。一九一九年時一般所預想的不可能的事

情，現在竟得到所能的證明了。

以前所做過的事情，我們當然可以再來做，或許能夠比以前的做得更好；的確，以後我們可以達在更穩固的基礎上面。那是真的，第二次的努力在某種場合之下，會比第一次來得更痛苦些。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到暫時的和過去的災殃，釀成了目前的淒慘環境。十年來的成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話很不容易回答，因為這種成就的原素是很不明顯的。以後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在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把牠劃做三個大問題，這三個問題也許是有相互作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英國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們英國的難處，也可以就是受了世界的不景氣的影響，不過有許多却是在此不景氣以前已經形成，或是建在別種原由上面。在一九二九年初頭，世界是不絕的在演進，而我們則有廣大的失業問題發生，幾乎有四年不和世界貿易相角逐。我們應該相信，如果世界不景氣消逝了，那末

我們的困難也便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就是自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以來並繼續將近二年的世界經濟衰落的原因和特質的探討。第三個問題就是去觀察自一九三一年六月開始的世界財政危機及其如何影響於經濟的不景氣和世界的地位。

現在我還要說一說世界不景氣的意義。我們知道世界的不景氣，並不是創自某一國家或某一大陸；這實在是全世界的普遍趨向。初先是某一部份某一國遭逢這種不幸，但不久就蔓延開來。接着便是全國全世界都陷入患難的圈圍裏。所以所謂不景氣，實在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起於西方便會影響到東方。由此看來，我以為不論何種消糾不景氣的方策必須是世界性的；否則便不能發生實效。

這種不景氣不但是有世界性的，而且牠的原因和性質也是十分複雜的。當一個人感覺到痛苦或困難的時候，他總是期望一個簡單的解救方策，這是人類的天性。然而世界的事情，萬不能這樣簡單地去解決，正因為牠的原因複雜的緣故，故百靈機萬應膏決不能施之于世界性的事情的。

在先曾有一個巧妙的學說，那是說不景氣可視做太陽點，受着這個太陽點的，便不能有好的收穫了，而且因此造成荒瘠之地。這個學說到現在是不攻自破了。因為事實告訴我們，雖在不景氣狀態中而收穫則非惟不缺少，益且更為豐裕，有的則拿銀子來解釋不景氣，那自然也是錯誤的。我並不是說銀子和不景氣絲毫沒有關係，不過我以為銀子在不景氣問題中僅佔一個極小部份罷了。有的將不景氣諉於幾種根由，每種根由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沒有一種根由是佔着特要的地位的。那些根由便是：金子缺乏與濫用金子；賠款與戰債；世界各國的商業政策和關稅政策。我相信這三種根由，的確都是很重要的根由。我當然不信其中某一根由是特別的要。我想世界的不景氣，不外這些根由再加些別種根由所釀成的。至於特種根由，在後當述及之。

所謂世界不景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很明顯的，此非天然財源缺乏之故，更非天然與科學所供給的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之故。這裏所說的人類的需要

是指一般的普通需要而言，無限的貪得和大富大貴的祈求，當然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上面所說的人類的需要與有效的購買力，有效的需要當然是有區別的。我以為所謂不景氣應解作是生產力和購買力失其平衡時的一種狀態，在生產過程中的錯綜的鏈鎖——製造，售賣，消費——一部或全部遭遇毀壞，阻礙或欠缺之故。

世界不景氣不止一次二次了，可是現在的不景氣和從前的不景氣是有區別的。現在我們所要做的是考究從前的商業循環的不景氣，如何轉變到目前的特殊的不景氣，其最大的根由是什麼，其不同點（包括程度與種類）又是什麼。

先前的商業循環的不景氣且不去說牠，現在來敘述目前的問題。在固定狀態與保證成功之下，實業界裏的每個製造家，都在計劃他所要製造的限度，預測何種東西是將來所需要的，並且推算他能獲得怎樣的市場比值。人類的天性是樂觀的，所以他的預算終是超過實際的。供給過於需要，便成生產過剩，這種生產產品在市場

上只獲得無利的價格。消費量停止發展，購買力便低落，故在物價低落重新激起需要之前，就形成了產業衰落之象。

但是演成今日極度的不景氣之最大根由究是什麼呢？現在我把牠分做四部份來說，這四部份根由利戰爭或戰爭政策是沒有連帶關係的。

第一，現代商業組織的範圍，日益擴大，需要和價格有時常因之發生劇變。獨立的，個人的製造家，各自埋頭製造，出產品的總數，常超出有利的價格以上，此貨品便在一個商號裏堆積起來。然而生產却並不即刻停止，因為有些商號正在期望銷路回復過來，反從而可獲得更大的有利價格。因此形成了目前價格標準和工資標準的固定狀態。

第二，需要日趨變化無常，這大半是因為世界進步的緣故。這樣一來，賣買價格之差數就非常大了。同時必需購買與奢侈購買的比例，相差也就很大。因此需要愈變化無常，製造就愈感困難。計算時髦的需要比計算固定的需要如衣食住要難上

十倍，所以弄得一般設計者叫苦連天。

第三，我們是處在二種不同的制度之下，這二種制度雖然不能說絕對不能拚合，但實甚困難。一種是舊的屬乎競爭性的，獨立的規定交換價格制度，這在戰前是我們所習聞的，不過到目前這種制度似已失其效用，因為競爭的方法，何啻千百種，而其規定交換價格的方式，也就變更了。

另一種制度就是共同設計的任選制度，正同蘇俄所施行的一樣。這種制度，並非獨立的規定交換價格，而是用協議方法來規定供給與需要的。

到現在自由競爭已經不能立足，不是被實業組織所束縛，便是受政府的干涉。獨立制度是被禁止了，而協議方法的共同設計，則尚未十分普及。故在某種場合之下，我們對於某種制度的利益，已因取消而消失了，但對另一種制度的利益，又因其未普及而未獲得。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回復十九世紀的自由競爭制度，有許多理由都

可證實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不是說我們應該採取另一種制度，那種制度是要阻止自由政治組織和廢除個人自由與個人創制權的。我始終相信真實的創制權，真實的政治自由，一定能夠和共同設計相融洽的。

不景氣的第四個根由便是穀物生產的機器化。我相信縱使從來沒有經濟恐慌，不曾發生過工業的不景氣，沒有大戰，然而在此時我們終還有個農業的不景氣。昔日工業中的機器化，現在居然應用到農業中來了。但是工業的機器化和農業的機器化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在表面上看來，二者對於個人的結果是相同的，可是二者對於個人的需要，却完全不同了。我們知道，一個人所需要的工業生產品是無限量的。比如在僅有腳踏車的時候，人們就用腳踏車來代表，逮汽車發明，人們就爭用汽車代步了，更推而至於需用無線電，傳真電話……等；總之，工業生產品與人們的需要常是相符合的。然而農業生產品則不然。那是很明顯的，農業生產品任你生產得怎麼多，可是一個人每天終吃不了一石米一斗麥。而且真的，人類愈文明，所需要

的穀物愈少。我們不是聽見美國早在鬧着麥產過剩嗎？這便是很好的例子。

事實告訴我們機器生產是遠比人口增加數來得大，然而人類需要穀物的增加速度，則不如人口的增加速度。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工人比農民便於移轉，工業生產品比農業生產品便於出售。

二十幾年前，世界的運輸品，當以穀物爲大宗。不過到現在穀物的需要已大減，然而另一方面穀物的生產工具，恰已由馬力而進爲機器了。由此看來，世界縱然不會有過戰爭，不會有過工業的不景氣，但至目前世界的大量農產品國家，終逃不了一個農業的不景氣。正和現在的一切不景氣中之農業衰落一樣。

上面所說的四個不景氣的根由，都和大戰沒有關係的。現在來敘述大戰所造成的根由吧。大戰所造成的不景氣的根由，第一就是賠款與戰債。賠款與戰債的確是經濟復興的重大障礙物。所謂賠款，就是德意志，奧大利，匈牙利和布加利亞諸國因歐戰而須賠給其他數國的款項。而這些國家就把收進的賠款去償付戰債。若